

論文

論鍾鐵民作品中的美濃地景及其書寫運用*

傅含章**，蔡慧崑***

摘要

鍾鐵民(1941－2011)，身為「鄉土文學之父」鍾理和之長子，因敬佩、心疼父親為文學所付出的全副心力，加之自身對文學創作的喜愛，一生克紹箕裘、書寫鄉土。美濃，是鍾鐵民成長以至終老之處，作品內容秉持鍾理和「真誠」寫作的理念，以生活周遭熟稔的人事物作為題材與發想，描繪臺灣光復後迄今的美濃風土民情。余昭玟說：「作家(鍾鐵民)將踐履過的土地，建構出故事場景，故土對創作的啟示不言而喻。多篇小說的場景同在美濃，織出故鄉的記憶之網，在互文的關照下，讓讀者可以互相比對，彼此聯想，為美濃找到更完整的樣貌。」¹可見從鍾鐵民的創作裡，也如同其父的作品一樣，可讓讀者得以從中尋覓出作家的文學地圖並加以比對，美濃這個地理空間在鍾鐵民的詮釋下，不僅作為他回憶親友情誼的場所、側記歷史文化的載體，同時也是記錄農村變遷的場域；換言之，鍾鐵民承接鍾理和的書寫特色，無形中持續為美濃留下更完整的地景記錄。

關鍵詞：鍾鐵民、美濃、地景、書寫

Discourse on the Mei-nong Landscape and Its Usage in the Works of Chung Tie-min

Han-Chang Fu**, Hui-kun Tsai***

Abstract

Chung Tie-min is the son of the “father of nativist literature,” Chung Li-ho. Out of respect for the effort his father dedicated to literature, as

* 本論文蒙客家委員會補助於2017年1月至11月進行美濃現代作家之文學地景調查所得成果，在此向客家委員會致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¹ 余昭玟：〈美濃農村的庶民記憶－談鍾鐵民的故鄉書寫〉，《台灣文學館通訊》第45期(2014年12月)，頁36。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ll as due to his own love of literary creation, he followed in his father's footsteps and devoted his life to nativist writing. Chung Tie-min grew up in Mei-nong and resided in the district until the end of his life. In his work, he upholds his father's literary concept of genuineness and draws inspiration from people and events in his daily life, painting a picture of the environment and customs in Mei-nong after Taiwan's retrocession. According to Yu Chao-Wen, "writers construct the settings of stories from the lands they traverse; needless to say, writers' homelands are a source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Several stories are set in Mei-nong, weaving a web of hometown memories. With the aid of intertext, readers can compare and create associations between texts, and search for a more complete representation of Mei-nong." It is thus evident that readers can seek and compare the literary maps within Chung Tie-min's creations with those in Chung Li-ho's works. Under Chung Tie-min's interpretation, the geographical space of Mei-nong becomes a place filled with memories of his childhood, a medium for recording history, and an area recording changes in rural villages. In other words, Chung Tie-min carries forward the writing style of Chung Li-Ho, unconsciously leaving a more complete landscape record for Mei-nong.

Keywords : Chung Tie-min, Mei-nong, Landscape, writing

壹、前言

鍾鐵民於 1941 年出生於中國東北滿州國奉天府(今瀋陽)，二戰結束後，1946 年隨父母回臺，因其父鍾理和在屏東內埔中學任教之故而暫居學校宿舍，隔年因父親肺疾加重舉家遷回高雄美濃尖山，這一年，鍾鐵民六歲；其後除去曾在北部工作、讀書、治病的時間外，鍾鐵民自 1969 年返鄉教書後直到 2011 年病逝前都一直定居美濃，其創作內容幾乎都以家鄉的人事時地物為主，可謂標準的美濃現代作家。由於自小受到父親的耳濡目染，加上自身對文藝的喜愛，21 歲發表第一篇短文〈蒔田〉後，自此即走上寫作之路直至終老，被評論家冠以「光復後臺灣文壇第二代作家」的鍾鐵民，雖然創作數量相當豐碩，由其次女鍾怡彥所主編的八冊《鍾鐵民全集》可見一斑，但人們對鍾鐵民作品的關注仍頗有限，學者認為多半是被其父鍾理和的光芒所掩蓋，另外則是在取材上為了忠於自身的經驗範疇，所以大多以身邊的農家生

活為主，難免會有題材保守的評價，但誠如彭瑞金所說：「我以為他的作品已間接、直接地保存了卅餘年來臺灣農民生活最真實的面貌，成為臺灣農村、土地變遷最珍貴的紀錄。」²換言之，鍾鐵民的作品恰好是繼父親之後書寫美濃變遷的珍貴記錄。

由於近年來文學地景(literature landscape)已成為文學研究新興的方法學，目前以「文學地景」為發想的書籍、課程設計和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單以鍾理和的部分來說，趙苕玲於 2001 年所撰寫的《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一書，以及財團法人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在 2010 年發行的《探訪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地景》手冊，都足以讓讀者按圖索驥，尋訪作家的生前足跡。不過筆者在探訪過程中，有感於人們對鍾鐵民文學地景的忽略，故嘗試為文論之，雖然鍾鐵民所提到的地景和父親多有重複，但世異時移，美濃地景風貌的變化、作家活動範圍的差異，仍值得我們重視並記錄下來，因為「他的大筆寫在養育他的美濃土地上」³。美濃對鍾鐵民而言，所懷抱的情感畢竟不能類比於鍾理和，本文希望藉由爬梳鍾鐵民的作品來體現其心中的美濃印象，進而探討他在創作時對文學地景的書寫運用。以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嘗試將鍾鐵民作品中曾出現的美濃地景進行分類、分節論述，再於各節後佐以相關場景的近況照片，但某些景物已因時空變遷而與鍾鐵民所描述的當下有所不同，甚至部分地景(如菸田、菸樓、豬舍等)並無確指哪一個的情況下，不免會在圖文連結上造成落差的情況，此為不足之處；然而這些地景不僅曾是美濃真實的生活景觀外，也是鍾鐵民作品中相當重要的事件背景，所以筆者仍然選擇將已變化的或相似的地景照片附錄於後，主要是希望讓未曾親臨美濃現場的讀者能藉此得知作家筆下的地景現貌為何，而非僅停留在閱讀與想像的層次上。

貳、作為回憶親友情誼的場所

一、童年成長的家屋

鍾理和於 1947 年因肺疾惡化，返回美濃尖山定居，尖山在美濃鎮東北邊山區，遠遠看去像座鐘，也像頂竹笠，故亦有「笠山」(如圖 1)之稱。鍾理和之父鍾蕃薯去世後把這塊地留給他，全家即在此落地生根，笠山腳下的家園

² 彭瑞金：〈鍾鐵民作品討論會〉，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8，鍾鐵民》(臺南：臺灣文學館，2016 年)，頁 172。

³ 彭瑞金：〈文學之怒〉，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8，鍾鐵民》，頁 125。

自此成為鍾鐵民永遠的心靈故鄉。初始在笠山的居宅是間香蕉乾燥工廠(如圖 2)，據鍾理和描述，房子面積雖不算小，但除了有兩間勉強還像個房間外，四圍團團轉都是走廊。即便是廚房，他們也都是隔開一段走廊來充設。鍾鐵民對童年成長的老屋也有類似的形容：「六歲那年我第一次隨父母回到祖父的農場，也就是我們現在住的地方。房子就建在小山坡頂的平地上，周圍全是高高密密的樹林和竹林。磚造的房子已相當破舊，木板門和窗櫺都已半朽。」⁴「老屋的隔間不合理，原是我祖父建來烤香蕉的工廠，無門無窗簡陋不堪。……我們在這兒生活有三十多年，都深深的喜愛著老屋環境不忍離去。」⁵由此可知，雖然成長的空間極為簡陋，卻因有著父母手足的相伴記憶，而讓鍾鐵民總是依戀著故鄉而甘願終老此地。

對鍾鐵民而言，幼時的記憶始終連結著家園周遭的環境，例如他對在庭前木瓜樹蔭下寫稿的父親印象深刻：

印象中父親看書和寫稿的時間最長，常見他在庭前木瓜樹蔭下的舊藤椅上坐著，隨著頭上太陽的移動追著樹影，直到樹影移出庭外。這時候父親面色是凝重的，特別是他在寫稿時，他常常兩眼瞪著遠山，其實他是視而不見，我們在他面前怎麼叫鬧他似乎都沒有感覺到，但是不能呼喚他或跟他講話，連母親那麼強勢專斷，碰到這個時節都不敢打斷他的思緒。⁶

此段描述正好符合鍾理和在〈我的書齋〉一文中所刻畫的場景，只不過透過孩子的視野，木瓜樹蔭下苦思創作的作家身影就成了鍾鐵民最難忘的父親印象。此外家屋庭前偌大的禾埕，除了遊戲和曬作物之外，也曾是他們為父親曬書的地方，每到了農曆十二月二十五日「入年掛」的時候，鍾鐵民和弟弟就要先在禾埕鋪好草蓆，再將父親書架上的書本分批曝曬，書本厚薄不一，過程中還要敲打出書蠹捏死，再把書抱回歸位，等父親檢查；對小時候的鍾鐵民來說，在禾埕曬書是一件苦差事，但這份回憶也在父親去世後倍感懷念。⁷而記憶中的母親鍾台妹自是日夜操勞，扛起所有耗損體力的工作，只為了幫丈夫和孩子們打理一個舒適生活的空間：「母親愛乾淨，平常再忙她也要把家

⁴ 鍾鐵民：〈蛇的故事〉，收入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3》(高雄：高市文化局；臺南：臺灣文學館；高雄：高市客委會，2013 年)，冊 3，頁 256。

⁵ 鍾鐵民：〈我的願望〉，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252。

⁶ 鍾鐵民：〈父親：鍾理和〉，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59。

⁷ 鍾鐵民：〈入年掛〉，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93。

庭和子女都整理得清清爽爽，所以老屋雖然破舊，卻總洋溢著一股溫馨的家庭的氛圍。」⁸也因為鍾鐵民身為長子之故，所以早年在父親北上療養期間，他便成為母親主要作伴的對象，他曾回憶幼年的某個片段：

印象中母親與我最親近的時期是父親遠在台北住院療養的那段期間。

那時我八、九歲，老舊房屋四壁透風。沒有電，為了省油把煤油燈蓋的燈芯盡可能拉低，只剩黃豆粒那麼一小朵火花，掛在石灰牆上搖曳。

晚飯後蛙聲和蟲聲響徹山區，我和弟弟兩人躺在蚊帳裡，母親用竹簍盛著花生，坐在蚊帳外面「畢剝一畢剝」的剝殼。⁹

母親慈愛辛勞的身影襯托在破舊的屋壁中，對孩子而言，卻被包覆在一種令人安心的母愛氛圍下，成為鍾鐵民最深層的記憶之一。而父母親的鶼鶼情深，更是展現在日常生活中的細微之處，例如鍾理和曾在〈貧賤夫妻〉中提到他曾短暫外出謀事：在鎮上為一家電影院每日寫廣告，而往來鎮上的道路，是鍾理和口中的「捷徑」，但即便是回家最近的路程，也需要花費不少時間，加之病痛在身、夜路不明，往往令鍾台妹擔憂不已，於是常帶著孩子走到路途中段等候丈夫歸來，鍾鐵民對此描述：

父親是在全家喘喘下工作的。母親早上送他出門，傍晚就眼巴巴等著他回來，只要時間上稍晚了一點，她就要不安得進進出出了。我還記得母親時常站在庭尾高坎上遠眺。有一次，父親到天黑還不見影子，我們點著火把出去迎他。一直走盡了山路才看到他在黑暗中推著車子過來。母親替他推著單車，他們慢慢走著，說著，聲音低低。我在前面拿火把。我們走的是山路，一面靠山，一面是甘藷園，山上松鼠呱呱啼叫著。這些都是過去的舊事了。¹⁰

過往的山徑原為產業道路，是日治時期鍾蕃薯為了進行農場墾殖，推動開拓這條可供牛車通行的路，所以又俗稱「牛車路」¹¹，如今為了紀念熱愛文學的鍾理和，便將這條散步道更名為「理和小徑」（如圖 3），供後代讀者能藉由一步一腳印來體會作家筆下的文學場景；而鍾台妹帶領孩子等待鍾理和之處也成為理和小徑上著名景點之一。

對鍾鐵民來說，家屋的內部配置、周遭的自然地景不僅僅是一個簡陋的

⁸ 鍾鐵民：〈我的母親〉，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66。

⁹ 鍾鐵民：〈母兮鞠我〉，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384。

¹⁰ 鍾鐵民：〈父親·我們〉，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1》，冊 1，頁 9。

¹¹ 鍾鐵民總編輯：《探訪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地景》（高雄：春暉，2010 年），頁 78。

生存空間而已，而是承載著兒時記憶和親情環繞的家園。如今當年生活的故居已因太過破舊而拆除，老屋的實體雖已不存，鍾鐵民和父母手足互動的童年記憶卻不曾抹滅。

二、兒時嬉戲的場所

雖然家境貧寒、屋舍簡陋，但對幼年的鍾鐵民來說，美濃尖山山麓的環境反而成為他最歡樂的嬉戲場所，據《探訪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地景》一書對笠山環境的描述：「鍾理和的父親鍾蕃薯經營的『笠山農場』佔地約有一百四十餘甲，以現在鍾理和文學園區左方的水底坪溪(磨刀河)和右方的擔水溪為界，從文學園區向後方延伸的山林地為農場。靠近文學園區的山林，開發種植果樹、咖啡並設立炭窯燒炭，較後方的山林則保持了原始的林象。」¹²亦即笠山周遭的生態景觀和各類果樹，正好成為一個孩子絕佳的大自然教室：

我們家遷回祖父農場居住時我才六歲，農場在我的感覺裡幾乎是無邊無際的遼闊，老家的合院坐落在笠山南邊山麓的平坦高台上，庭院前連著一面斜坡，稀疏的種了些咖啡、荔枝、龍眼和芒果等果樹。居高臨下看出是往外伸展的扇形峽谷平原，兩旁外緣是鋸齒般連綿的山峰，很原始的覆蓋著刺竹和各類雜木，中間全是經過人工整理平整的翠綠的水稻田，零星散佈著小村落和人家，視野極好。在我的記憶中，那時居家周圍的山坡上有各種果樹，紅白蓮霧、酸甜楊桃、澀梨枇杷，毛桃李子、柚子楊桃、連熱帶的牛心梨、波羅蜜都有，全是祖父在世時和大伯收集栽種的。雖然後來疎於管理照顧，不能大量結實生產，有些也難於入口，像酸楊桃又大又香卻酸得像醋精，澀梨柿子則澀得舌頭都會麻痺，但對我而言這種多樣性已經足夠，加上野生的拿拔仔，使我的童年鄉居生活多彩豐富。¹³

雖然他們的房舍地處偏遠、遠離市鎮，但在如此原始天然的環境中成長，鍾鐵民回憶起來常認為是一種福氣，他不只一次提到雖然幼年時期因脊椎結核又貪玩之故，把自己摔成了駝背，但四周全是頑皮粗野的玩伴，所以上山下水爬樹蹦跳，沒有一樣會輸人，尤其爬樹摘水果、找鳥窩更是他的絕活，他的童年並沒有因為窮困和疾病而較他人遜色，反而是多彩豐富的。

此外，與他們家隔條谿谷的朝元寺(如圖 4)、家園附近的水底坪溪(雙溪

¹²鍾鐵民總編輯：《探訪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地景》，頁 46。

¹³鍾鐵民：〈蘿蔔角、玉蘭花和夜合〉，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131。

上游)(如圖 5)和雙溪熱帶母樹林(如圖 6)也都是他小時候時常逗留之處。對於朝元寺，鍾鐵民有一份特殊的回憶，他敘述寺裡早年有齋姑七八人，靠自種菜園維生，平時說話輕聲細語，對前來遊玩的孩子也很慈和，但因她們的菜園常生蝸牛，所以齋姑們就把蝸牛集合在一個大水缸，鍾鐵民常奉母親之命去提蝸牛回來餵豬，但因水缸中的蝸牛相當腥臭，使他不得不敬而遠之，對蝸牛也始終抱持著一份複雜的情感。¹⁴至於水底坪溪，其中有一處深水潭俗稱「狗姆潭」(如圖 7)，是孩子們聚集戲水的熱門地點，鍾鐵民回憶：「小時候在夏天暑假的中午，只要有機會，一定偷偷溜到附近狗姆潭去玩水。……狗姆潭在我家附近的雙溪河上，是山腳轉彎讓溪流沖出的一個深水潭，潭面寬闊溪水清澈，從沙灘淺水處到靠山腳大岩石深水處，適合各種程度的小朋友戲水。」¹⁵狗姆潭其實就是「母狗」潭的意思，據鍾鐵民的么女鍾舜文所言，是因為深水潭旁邊有顆石頭像一隻母狗仰天長嘯的模樣，所以才以「母狗」為名。豐水期的水底坪溪是他們戲水的天堂，而枯水期則是撿拾魚蝦的大好機會，他常捧著奶粉罐沿溪而上尋找水窟，拾獲的魚蝦之屬往往可以為晚餐加菜。

而較遠處的雙溪熱帶母樹林，是日治時期日本人引進各地樹種栽培來作為人工造林之用，《美濃鎮誌》記載：「母樹林成立迄今達一甲子，林內樹木蒼翠，不見天日，不僅是日本人治台時期遺留至今的『林業博物館』，活生生地讓我們見證日本人治台時期的林業政策；也是許多野生動物的棲息地，現今已知有朱鸛、八色鳥等九十餘種鳥類在此繁殖棲息。」¹⁶如此生態豐碩的林地，自然也成為孩子們探險遊玩之處，鍾鐵民在小說〈山坡上的五色鳥〉中就提到：「兩年前我同哥哥去熱帶母樹林摘野桑葉，在高大的鐵刀木樹上第一次聽到牠(五色鳥)的鳴叫聲，那種清亮好聽的咯咯聲，真令人驚喜，也讓人弄不清楚牠到底有多大，竟能發出這麼高亢的聲音。」¹⁷實際上我們從鍾鐵民的諸多作品中，不難發現他對自然生態的重視與關注，笠山周遭的動、植物之名他都能夠如數家珍，這點自然與他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中嬉戲成長密切相關。

若再從笠山家園拓展出去，鍾鐵民童年玩樂的範圍還包含了美濃鎮上東北方的美濃湖(又名中正湖、瀾濃湖、中圳湖、中圳埤)(如圖 8)，從日治時期起，擁有湖光山色的中圳埤，就是學校遠足和戶外教學的熱門地點，也是情

¹⁴鍾鐵民：〈蝸牛〉，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1》，冊5，頁330。

¹⁵鍾鐵民：〈漩渦〉，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1》，冊5，頁370。

¹⁶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高雄：美濃鎮公所，1996年)，上冊，頁229-230。

¹⁷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3》，冊3，頁261-262。

侶們划船遊湖的約會地方。¹⁸所以他在小說〈阿祺的半日〉中描述道：

「我們卻有綠草潭，好大你知道嗎？」阿魯仔說：「裏面有大魚；可以划許多船，要划很久才划到對岸！恐怕你們那裏真沒有綠草潭吧！」「綠草潭就是我們來的時候，從汽車上看到的那個大湖？」阿祺興奮地說：「我爸爸曾帶我去那裏划過船，水好深！藍藍地看不到底呢！」「就是那個綠草潭，你不敢去酒吧？」阿魯仔說著高興得笑起來。¹⁹

依照小說中孩子們的對話來推測，他們口中的「綠草潭」應該就是現今的美濃湖，許多美濃子弟都有在美濃湖游泳的經驗，如同鍾鐵民另一篇小說〈月光下的小鎮〉所敘述：「李偉中最羨慕也是最難忘的，卻是湖中戲水的一群小朋友。這些小朋友有些坐在充了氣的汽車內胎上划水，有些抱著色彩豔麗的塑膠救生圈，他們在湖水中盡情的玩樂，有時還攀緣爬上涼亭，然後尖聲大叫跳入水中。」²⁰文字間不難看出他對美濃湖戲水方式的熟稔，可見這也是鍾鐵民曾擁有的童年回憶。

另外一處他最熟悉的場所就是位於廣興竹頭庄的外婆家(如圖 9)，也就是鍾台妹的娘家，因為整個村莊曾被深翠竹林圍繞，昔稱竹頭庄，如今是指美濃廣興里一帶；²¹外婆家房屋的建構早期是三合院伙房，中間是禾埕，為曝曬農產品、堆放雜物的地方，也是夜晚闔家納涼聊天、小孩遊戲的場所。這裡最特別的是曾得過清朝皇帝褒揚，「五代同堂」的大匾額高掛在門楣上；而且因為伙房右邊賣給了劉姓人家，而使得中間堂屋奉祀了兩姓祖先的神主牌，成為當地頗為有名的「兩姓堂」伙房。外婆家因人口眾多，讓年幼的鍾鐵民擁有許多家族玩伴，他說：

大伙房人口眾多，晚上成人們聊天，孩子們打山羊捉迷藏。打山羊是一種緊張刺激的遊戲，畫一個大圓圈讓羊群躲在裡面，當野狼的在圈外，捉羊的時候至少要有一隻手在圈外，可以把身體伸進圈內去，用腳勾，勾到誰就算出局。外婆家孩子特別多，光表兄妹就十幾個，像阿基阿鳳都身手敏捷，輪到他們當狼的時候，只見他們在圈外繞著急跑，圈內人群躲在最遠處跟著轉，一面驚懼大叫，連成人都興致盎然

¹⁸趙莒玲撰；臘梅攝影：《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頁 83。

¹⁹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1》，冊 1，頁 364。

²⁰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3》，冊 3，頁 230。

²¹趙莒玲撰；臘梅攝影：《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頁 92。

的叫喊助陣。這些都是日常生活中一部分。²²

然而隨著經濟情況的改善，在美濃地區紛紛有人將兩側廂房改建，僅保留中間的祖堂，因而形成兩旁為高大洋房，唯獨祖堂破舊寒酸的樣貌，此和原來夥房建築欲凸顯祖堂之氣派與威嚴大相逕庭。²³鍾鐵民的外婆家也不例外，過往的三合院如今早已因老舊而拆除，另建成白牆紅瓦的洋式花園別墅形式，以前的長輩和同伴也都日漸凋零或外出成家立業，對作家而言，消逝的不只是三合院建築，而是他回不去的童年時光。

三、紀念父親的文學空間

自父親鍾理和去世時起，鍾鐵民一直認為此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要讓父親得到應有的肯定與地位，他曾說過：「我一直覺得，父親一生花了那麼多心力在文學上，他的作品也真正感動我，但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與肯定，我不相信，也不甘心。……只要有助於肯定父親文學地位的事，我都會毫不考慮地去做。」²⁴而目前座落在笠山腳下的「鍾理和紀念館」（如圖 10）就是鍾鐵民奠定、發揚其父文學地位的重要成果。以下略分成「籌建緣起」、「籌建過程」和「紀念館的管理」三部分來做描述：

紀念館的籌建緣起與過程相當艱難，鍾肇政曾提到張良澤乃是最早興起蓋紀念館念頭的人，其對鍾理和傾倒甚深，張良澤早年在成大任教時，即經常帶領學生訪問美濃故居和家人，親自體認鍾理和作品中真實的人物與場景。他不僅率先將鍾理和作品整理彙編，於 1976 年由遠行出版社發行《鍾理和全集》；同時也對鍾理和的家人始終抱持深切關懷。張良澤認為建館的目的，除了紀念鍾理和、蒐集並保管遺稿、遺物之外，也可以保存其他台灣作家的作品等，使它成為台灣文學的資料館。²⁵其他文友亦有感於日據時代以來許多台灣本土作家逐漸凋零，且他們的作品、手稿也隨時間次第淹沒，若無保存珍藏的空間，實是台灣文學史上的一大損失。²⁶於是就在 1979 年 6 月，由文學界林海音、鍾肇政、葉石濤、鄭清文、李喬、張良澤等六人具名發出

²²鍾鐵民：〈三合院的歲月〉，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106-107。

²³吳錦發：〈夥房〉，收入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編：《新个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頁 233。

²⁴劉湘吟：〈鍾鐵民—愛文學、愛鄉、愛社會〉，收入《鍾鐵民全集·資料卷》，冊 8，頁 192-193。

²⁵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郊遊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 年），頁 49-50。

²⁶鍾理和文教基金編輯委員會總編輯：〈鍾理和紀念館建館經過〉，收入《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高雄：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0 年），頁 7。

籌建「鍾理和紀念館」啟事，鍾鐵民看到父親生前友人如此熱心積極，也無條件捐出他擁有的一分薄田以當作建館地址，²⁷然 1980 年破土開工後，因遇到物價波動，雖然有文化界、新聞界全力宣傳，建館工作仍因經費困難數次陷於停頓；幾經困頓波折，終於在 1983 年 8 月完成一樓，落成啟用，又歷經三年興建二樓，始完成這棟台灣第一座由民間集資興建的平民文學家紀念館。²⁸而高雄縣政府也於 1997 年在紀念館兩側興建「台灣文學步道園區」（如圖 11），並收錄了 30 多位台灣文學作家詩文摘句，其出發點是希望將長達七十多年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呈現在民眾生活的空間裡，讓每一個走過文學步道的人，猶如穿越台灣文學的時光隧道，接受台灣人豐富心靈的洗禮。²⁹步道入口所豎立的鍾理和巨型雕像（如圖 12），是雕塑家何恆雄先生的作品，鍾鐵民形容初見石雕的心情是震撼、感動的，因為這「對一個一生坎坷的台灣窮作家，這是何等的榮耀！」³⁰父親能夠享有這份生前從未擁有的殊榮，對鍾鐵民而言意義重大。

「鍾理和紀念館」從籌建到營運的心路歷程，皆可見於鍾鐵民的諸多散文裡，他不只一次提到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說〈伊豆的舞孃〉使伊豆半島成為舉世聞名的文學聖地；唐朝詩人張繼的一首〈楓橋夜泊〉便使蘇州的寒山寺成為著名的旅遊景點，而鍾理和作品中對美濃生動深刻的描寫，鍾鐵民自是希望藉由紀念館的成立，能吸引尋訪鍾理和文學足跡的讀者來到此地，進而將美濃的自然美景和文化特色推介出去，讓默默無聞的小地方也變成令人流連喜愛的觀光勝地。³¹由於紀念館緊鄰鍾鐵民、鍾鐵鈞兄弟的家屋隔壁，所以早期在缺乏運作基金的情況下，多由母親鍾台妹及家庭成員共同管理，包括開關門戶、清掃內外、接待遊客等；後來 1989 年成立的「鍾理和文教基金會」功能逐漸彰顯，加上 1994 年設立的「美濃愛鄉協進會」漸次接手推廣文學、社區活動的工作，才使得紀念館朝向永續經營的方式邁進。³²如今鍾理和文學已取得應有的地位，鍾理和紀念館也成為大高屏地區學校課外教學的

²⁷鍾鐵民：〈民間的文學家紀念館〉，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466。

²⁸鍾理和文教基金編輯委員會總編輯：〈鍾理和紀念館建館經過〉，收入《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頁 7。

²⁹彭瑞金：〈我看文學步道〉，收入《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頁 63。

³⁰鍾鐵民：〈來認識我們的作家〉，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292。

³¹鍾鐵民：〈鍾理和的家鄉—美濃〉，收入《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頁 76-77。

³²鍾鐵民：〈鍾理和紀念館成立二十年有感〉，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301。

參觀景點之一。³³不過，紀念館的存在，雖然承載了文學界的重量以及諸多人的嚮往，但對鍾鐵民而言，這個空間最重要的仍是他思念、懷想父親之處，他與弟弟常在紀念館打掃、巡視、遙望遠處的美濃風光，這個地方已融入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了，其情感如同鍾鐵民曾描述一段有關母親與紀念館的文字：

紀念館剛剛成立的那一陣子，由於我與我的妻子皆要上班，所以有好長的一段時間都是由我的母親負責處理。……母親進進出出的身影，就像一抹溫柔的線條圍繞著父親的紀念館，有時恍眼間，我總會感覺到，那館，是屋簷下沉思寫字的父親，而母親依然在一旁忙碌著未竟的家事，這般的景象就與父親在世時一無二致，他們倆仍舊如此和諧的相互伴隨，彷彿時光從未真正帶走什麼……。傍晚時分，崇美而莊肅的黃昏牽著母親的手，將紀念館的鐵門關上，母親踏著穩健的步履走向隔壁的住屋，夕陽的光將她與紀念館的影子拉得好長好長，直至重疊交合，再也分不清……。³⁴

由這段動人的敘述可以體現到，或許對許多遊客而言，鍾理和紀念館只是一處提供緬懷、遊覽、研究、教學和辦活動的美濃景點；但對鍾家人來說，紀念館的存在即是鍾理和的化身，矗立在笠山山腳下的堅毅身影，是始終陪伴在他們身邊的心靈支柱。

綜上所述，鍾鐵民有許多地景書寫其實都離不開童年成長的回憶與行跡，無論是與父母手足相處的點滴，還是與表親朋友嬉戲的時光，都被印刻在美濃的建築或景物中，雖然有些地景已不復往昔模樣，但至少被鍾鐵民記錄下來，甚為可貴的是，這樣的童年經驗也成為鍾鐵民寫作的養分，使他的部分文章兼具記實和童趣的特色，誠如蔡明原分析鍾鐵民作品時說：「童年對作家而言就像是文學的原鄉」³⁵。而緊鄰家園旁的鍾理和紀念館，因為是鍾鐵民重要的社會事業之一，所以紀念館的興建始末、營運狀況和心路歷程都被記錄於鍾鐵民的散文裡，其目的除了關懷鄉土建設、推廣文學工作之外，最重要的是傳達父親對文學的熱愛，因此紀念館不僅是其作品中常見的地景意象，同時也是思念父親的精神指標。

³³陳文芬：〈文學原鄉--鍾鐵民在美濃〉，《印刻文學生活誌》第4期(2003年12月)，頁163。

³⁴鍾鐵民：〈博物館進化論〉，收入黃婉玲、李孟哲撰稿：《筆耕笠山晴雨：鍾理和紀念館》(臺北：文建會，2007年)，頁34、37。

³⁵蔡明原：〈文類想像與地誌的塑造—鍾鐵民與兒童文學〉，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88，鍾鐵民》，頁274。

相關地景如下：

〈圖 1〉 照片：笠山現景(當地人習稱尖山)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鍾理和紀念館 西北方向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圖 2〉 照片：笠山老屋原址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鍾鐵民住處 (老屋原址包含鍾鐵民新家一部分和屋前的庭院)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3〉 照片：理和小徑(招牌處為鍾台妹過去偕孩子等候鍾理和的地方)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鍾理和紀念館 前方的產業道路(牛車路)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圖 4〉 照片：朝元寺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廣林里朝元路 90 號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5〉 照片：水底坪溪(又稱磨刀河、雙溪上游)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鍾理和紀念館外平妹橋下的河流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圖 6〉 照片：雙溪熱帶母樹林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廣林里朝元禪寺附近的叉路口進去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圖 7〉 照片：雙溪上游(狗姆潭就在其中一處)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鍾理和紀念館外平妹橋下的河流(拍照時剛好為枯水期)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圖 8〉 照片：美濃湖(昔稱中正湖、瀾濃湖、中圳湖、中圳埤)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東北方向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9〉 照片：鍾台妹娘家、鍾鐵民外婆家 (兩姓堂)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廣興街 10 號 (三山國王廟附近巷弄裡)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0〉 照片：鍾理和紀念館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廣林里朝元路 95 號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1〉 照片：台灣文學步道園區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鍾理和紀念館 旁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2〉 照片：鍾理和雕像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台灣文學步道 園區入口處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2017.4.10)

參、作為側記歷史文化的載體

一、具傳奇性的自然地景

美濃有句諺語：「走上走下，不如美濃山下」，意指不管走到哪裡，在美濃人的心目中，最美的即是一排排尖聳的美濃山系，包含靈山、月光山、雙峰山山麓，此山系為美濃人族群記憶的發源，亦為文學家最常書寫的地方。³⁶其中，因為人字石山和龍山(蛇山)、龜山的形成背景皆具民間傳說色彩，所以鍾鐵民也在創作時書寫於作品中，以作收錄之用，尤其是〈月光下的小鎮〉這篇小說，是鍾鐵民於1982年應教育廳的徵求而寫，主要是記錄當時美濃農村的歷史、習俗和生活方式，所以底下內容所述，多出於此篇。

美濃山系中的人字石山(如圖13)因為造型特殊，山壁上無法解釋的「人」字形狀，像極了蒼勁古樸的楷書筆法，讓作家們衍生許多想像空間，鍾理和就曾在小說〈薄芒〉中提到相關傳說，鍾鐵民則是將人字石的傳說與美濃的開發做連結：

媽媽說：「人」字石的上面原來還有兩點。那就是「火」字了。據說以前山峰頂上總是烈火沖天，烤得附近甚麼都不能生長，美濃人的祖先們剛遷來的時候，為此痛苦得不得了。後來一個地理先生說，這都是那個山上的「火」字在作祟。……祖先們天天求神解救，如果得不到幫助，他們只好再度遷村了。據說他們跪在太陽底下曬得皮膚都裂開了，不但沒有一個人離開，就連動一動身子的心也沒有。也許是他們的誠心感動了上天，突然天黑地暗起來，烏雲密密的遮住了天空，然後是十天十夜的大風雨，……大雨終於過去，天晴氣爽，祖先們從屋裡走出來，他們發現山上的火熄滅了，再仔細一看，山上火字的兩點被大雷劈掉了，只剩下一個巨大的「人」字。五穀長出來了，人口增長得很快，因為這裡已適合人類居住了。³⁷

此段講述由於祖先們的努力才能讓此地物產豐饒，也使人字石山上原本的「火」字變成「人」字，間接說明客家人重視人文風氣的聯想；且由母親講給兒子聽，充滿著傳承意味。鍾鐵民甚至還以此山為名，寫了一篇〈人字石〉的小說，文中巧妙地將人字石山的神奇歷史和主角的心境轉換連結在一起，再次強調了此山的人文意涵，雖然這段傳說沒有被記錄在《美濃鎮誌》或其他相關文獻裡，

³⁶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年)，頁44。

³⁷鍾鐵民：〈月光下的小鎮〉，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3》，冊3，頁226-227。

但這也意謂著鍾鐵民藉由自創傳說將族群記憶留予後代子孫珍惜的用心。

而龍山(蛇山)、龜山則屬龍肚山系，據鍾鐵民在〈月光下的小鎮〉文中所述，美濃本莊到龍肚莊中間有一條蜿蜒的小山脈橫互，遠望像一條巨蛇，當地人稱為龍山；龍山的盡頭靠近荖濃溪河畔處有兩座孤立的山頭像極了烏龜，亦即人們口中的大小龜山。《美濃鎮誌》亦有提到大小龜山本來是美濃地區北岸的守護神，不讓居民受河水氾濫之苦，但卻引發南岸居民的不滿，故而試圖去破壞龍山山勢，且看鍾鐵民對此傳說的過程描述：

早期先民為了要打通道路，動員了很多人去橫斬龍山。據說龍山挖掘工作總無法進行，因為第一次挖掘下來的土石，第二天又回到原來的地方，缺口經過一個晚上又補滿了。這種奇怪的現象使先民們驚懼，不知道怎麼辦才好。有一個乞丐一直睡在龍山底下，有一天夜裡他看見一條大蛇和一隻大龜聊天，談起人們開路的事，都嗤笑他們白費力氣。「除了鋸子，我甚麼都不怕。」蛇說：「除了斧頭，我也甚麼都不怕。」龜說。第二天，乞丐把夜間所看到的告訴挖路的人們，於是找來鋸子和斧頭埋在山底，說也奇怪，再挖下去，地底忽然冒出紅色泉水，一連流了幾天幾夜！「路是開通了，但是也破壞了龜和蛇的靈氣了，不是很不值得嗎？」龍山挖開的地方，當地人稱為「龍缺里」(亦作「龍闕里」)，據說美濃的靈氣就從這個缺口流失了。³⁸

除上述內容外，有關「龍闕」的傳說還有另外兩種說法：其一，古時候中國有個皇帝派國師查訪天下地理風水，發現龍肚地形有龍型、龜型和獅型，有天子之氣，將會出天子奪取天下，皇帝得知此訊息就派出大將帶領兵士挖掘龍脈已斷天子之氣；其二，〈龍庄古紀〉說蛇山未鑿之前有孔竅，龍渡眾水皆會於此排出。但遇大雨時往往宣洩不及，低窪之田常常積水不退，影響稻作生產。庄中蕭姓之田多在低處，議欲鑿開孔竅以便宣洩，庄人阻止不聽，故而挖斷蛇山。³⁹實際上，龍山缺口是自然形成的，據傳在清朝雍正 13 年(1735)農曆 5 月間，連下暴雨，山洪暴發灌進龍肚深潭使潭水暴漲，水勁強大不斷浸蝕山壁，才造成山崩地裂，龍山即被截斷。⁴⁰不過據鍾鐵民的次女鍾怡彥所言，其父主要是希望透過這樣的傳說來告誡讀者，為了自身利益而破壞環境，也斷了後世子孫福氣，其實是不值得的作法。⁴¹

³⁸鍾鐵民：〈月光下的小鎮〉，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3》，冊 3，頁 242。

³⁹蕭盛和：《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年)，頁 77。

⁴⁰蕭盛和：《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頁 76。

⁴¹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頁 59-60。

二、具歷史性的人文建築

美濃早期因地形閉塞、交通不便，加以民性保守，居民始終依循著祖先由原鄉帶來的方式生活，如此使得美濃地區文明進展緩慢，但也因此保留了完整的客家傳統文化，其中，傳統建築是反映美濃歷史與文化意義的載體之一，這些建築經過歲月的洗禮，有些因反覆修建而屹立不搖，有些則已拆除改建另作他用，但透過文人筆下回憶性的記錄，讀者依舊可以尋訪或遙想這些別具特色的人文地景。

以美濃的地標—「東門樓」(如圖 14)來說，是在清朝乾隆 20 年(1755)，基於防衛鄰近平埔族人入侵的需要，於東柵門加蓋一座隘門以為登高望遠之用，這也是當初四個柵門中唯一的城門樓，其中曾歷經改建與重建，後因長期自然風化及結構老化過於嚴重，所以於 2014 年再次修復迄今，目前為高雄市市定古蹟。關於東門樓的由來，鍾鐵民寫到：

東門樓是乾隆二十年興建完成的，距離現在整整有兩百六十年那麼久了。門樓在美濃溪北岸，美濃溪河道由東方直衝美濃莊場，再偏南繞過美濃老街向西流去，有人說修建門樓純粹是為了風水的理由，門樓上事奉神明有鎮壓作用；李偉中的外公卻認為當初有禦敵瞭望和防獸的功用。……這座門樓在光緒二十一年日本軍進占臺灣攻向美濃時，因為美濃義軍抵抗，遭到日本軍大砲轟擊終於破損。經過四十二年，美濃士紳才發起重建—規模依舊，高度升高改成二樓，樓上更加建鐘樓懸掛巨鐘，作為發布警報之用。……民國四十六年(西元一九五七年)，門樓再度修改，拆掉了鐘樓和屋頂，恢復最原始的模樣，依然是紅磚綠瓦，雕梁畫棟，而「大啟文明」四個大字，又高高的懸在閣樓橫楣間了。⁴²

如今東門樓不僅是歷史建物，也是美濃的地標、符碼，在美濃人的集體記憶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尤其東門樓底下有美濃溪(如圖 15)流過，婦女們往往在天剛破曉時就提著一籃籃的衣服來此洗滌，許多美濃老照片皆有當地婦女成群站在河中，面朝河岸洗衣的畫面，劉還月解釋這是因為開庄之初，經常受到原住民的武力攻擊，所以洗衣婦即發展出這種成群結隊一起去洗衣服，並且身體站在水中，面朝河岸邊洗邊監視的特殊洗衣方式，方便她們在面臨危險時可以快速逃脫。⁴³這部分鍾鐵民在〈清晨溪邊浣衣忙〉一文中也有

⁴²鍾鐵民：〈月光下的小鎮〉，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3》，冊3，頁214-215。

⁴³劉還月：《台灣客家風土誌》(臺北：常民文化，1999年)，頁68-69。

提到，美濃婦女特殊的浣衣景象，成為東門樓畔的常民風光。

至於東門門樓上的「大啟文明」四個字，是由清朝道光年間美濃的唯一進士—竹頭庄的黃驤雲(1801—1841，又名黃金團)所題刻，黃驤雲原名龍光，字定傑，號雨生，幼時即氣質非凡，好學不倦，於道光 9 年(1829)進士及第，目前位於美濃竹頭庄的黃進士第(如圖 16)祖堂內還留有當初獲頒的「會魁」匾額，曾授工部主事，後因功官升工部郎中。庄民慣稱其名為「黃金團」，據耆老云，在他擔任京官時，竹頭角老家有個宗親到北京會親，宿於其住所。後來這個宗親與驤雲府內女傭有染，被驤雲知悉，宗親擔心會受責備，隨手在府內拿走兩顆大金團，溜回竹頭角老家，且把金團拿出來向鄉民炫耀，大家因而得知驤雲在北京當官賺了不少錢，從此以黃金團來稱呼他，整個六堆地區也都知道美濃有個黃金團。⁴⁴而鍾鐵民記載有關黃金團的傳說主要有二：

他要動身赴考那天，他們家的母雞忽然跳上正廳門檻上連叫了三聲。這是惡兆。好在他的母親機警，立刻隨口應聲說：「母雞啼出父雞聲，金團上京考頭名。」把惡兆轉成吉兆。果然黃金團那一年考上了。又聽說黃金團上北京前，他的母親為他煮了很多蕃薯，一個個全曬乾了讓他帶著在路上吃，這些蕃薯他一直帶到北京，因為他在想家的時候才捨得吃。他中了進士以後，有一天皇上特別去看他，想問問臺灣的情勢。正好他在吃蕃薯，順便就敬奉了皇上幾個，皇上嚐後大感驚奇，問他是甚麼東西。黃金團不好意思說是蕃薯，因為在臺灣的家鄉，蕃薯是最賤的食物，他就改說是地瓜。皇上隨口讚美說：「竹頭角的地瓜真是第一美味！」聽說有皇帝龍口封過，竹頭角的蕃薯就更好吃了，還可以煮出糖來呢！⁴⁵

黃金團的傳說事蹟，一個是科考前的奇妙預兆，一個是被皇帝盛讚家鄉蕃薯(地瓜)的美味，皆與其高中進士有關，可見美濃人對他的想像與推崇，東門門樓上的「大啟文明」，即是他中進士後由福建返鄉祭祖時，特別前往東門樓仰慕，並在門樓敬題此四字以表感懷；以期帶動美濃的地方文風，激勵更多的後起之秀讀書報國、光宗耀祖。由於客家人相當重視子弟的教育，所以無論是東門樓還是黃進士第等建築本身，都意味著美濃文風鼎盛的一面。如今隨時代變遷，黃家子弟外移，許多在外求學、事業有成的富裕人家，漸漸以居住與

⁴⁴蕭盛和：《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頁 154-155。

⁴⁵鍾鐵民：〈月光下的小鎮〉，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3》，冊 3，頁 217-218。

環境衛生等因素，把舊有黃進士第的夥房改成美觀細緻的三層祖堂，但對美濃人來說，其存在的意義仍是重大的。⁴⁶

三、具文化性的祭祀空間

美濃居民向以農業為生，隨著先民拓墾，土地公廟陸續建立；在美濃稱土地公為「伯公」，稱土地公廟為「伯公下」，庄頭庄尾隨處可見。⁴⁷《美濃鎮誌》載：「庄頭庄尾伯公，田頭田尾伯公，埔頭埔尾伯公，坑頭坑尾伯公」即指土地伯公祠充斥在鄉間田野。⁴⁸據張二文的考據，美濃現有三百八十座「伯公下」，早晚到伯公下上香奉茶，成了家中長者每天例行的大事；而家中有婚喪喜慶、子弟赴考、服兵役、求職，都得到伯公壇前禮敬，祈求平安順利，足見伯公與美濃居民關係之親密。⁴⁹其中最常被描寫到的是初抵墾地的開基伯公(如圖 17)，又稱開庄伯公，為美濃人的信仰中心，伯公壇位於靈山山麓，為清朝乾隆元年(1736)設立，鍾鐵民在〈祈福〉、〈月光山下·美濃〉、〈月光下的小鎮〉等篇章中皆有提及，如〈月光下的小鎮〉一文所述：

他們曾跟著外公到過「榕樹窩」(位於美濃福安里)，那裡有美濃第一座土地公壇「開莊伯公」。美濃的土地公壇形式很簡單，居中是一方石碑神位，香爐前一張矮小供桌，兩旁是矮圍欄。供桌前有一小塊供拜祭的平地，庭院裡有兩棵巨大無比的遮涼的榕樹。伯公壇也就因此成了農人納涼休息，小孩子遊戲的地方。美濃的開莊伯公壇顯得很古老了，不過香火很盛，常常有人祭拜，香爐上插滿了香阡仔(香燒完後剩下的紅色木籤)，滿地都是紙錢的黑灰。周圍環境整理得很好，榕樹樹蔭很廣，涼風習習令人感到神清氣爽。壇前另外立有一座紀念石碑，記載著開莊立壇的經過，末後兩句是「懇祈上蒼此土可大亦可久，將奕世而瀟灑。」⁵⁰

開基伯公的建立，象徵美濃祖先拓荒美濃的熱切意圖，而伯公壇本身的存在，更是民眾信仰與休閒的重要去處。

三山國王是客家另一重要信仰，美濃的三山國王廟又稱為「王爺壇」(如

⁴⁶徐君鶴：《美濃小鎮原味之旅》(臺北：上旗文化，2006年)，頁86。

⁴⁷「下」在客家語裡是一個空間的稱呼，祖堂稱「廳下」；客廳稱「廊仔下」，是故用「伯公下」來稱呼。張二文：《土地之歌：美濃土地伯公的故事》(臺南：翰林出版社，2004年)，頁9。

⁴⁸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下冊，頁816-817。

⁴⁹張二文：《土地之歌：美濃土地伯公的故事》，頁9。

⁵⁰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3》，冊3，頁212-213。

圖 18)，位於竹頭庄，是鍾鐵民幼時看皮影戲的重要據點，他在〈看戲的日子〉一文中回憶：

每年元宵節，是孩子們過完年以後最盼望的日子。本地客家人新春只有兩天輕鬆的休假，年初三撕下門錢紙，送走眾神，「火燒門錢紙，各人尋生意」，大家便恢復正常作息了。元宵節在三山國王廟前，照例演兩台皮猴戲（皮影戲），在農村寧靜但平淡的生活中，晚上突然有把戲團賣藥，連成人都感到興奮，碰到廟會熱鬧、又演戲，當然更是孩子們最大的歡樂事。⁵¹

文中的王爺壇是竹頭庄的人氣場所，廟前有廣場，旁邊有活動中心，只要有大型活動，都會選在此地舉辦，是宗教、政治中心，也是喜慶、演戲等活動的重要場所；⁵²由於鍾鐵民的外婆家就在竹頭庄，所以每到元宵節前夕便擠在廣場前看戲，散戲後再回外婆家休息，成為他最難忘的童年回憶之一。

此外，現在位於廣林里廣福街的「聖化宮」（如圖 19）、中圳里福美路上的「廣善堂」（如圖 20）也是鍾鐵民曾述及的祭祀空間；初始聖君廟（又稱發師公壇）原建於尖山山腳下，要爬很長的樓梯才能上去，後來因朝元寺規模擴建後，壓迫到聖君廟的區域，才將聖君移往他處，鍾鐵民在〈家園〉中提到這段歷史：

「噢，是，沒錯，還沒有興建聖化宮以前，聖君廟就在山腳下，小小一間，大家都稱做發師公壇，印象中我曾跟我阿爸或者阿公去拜祭過。好像廣場下有很高的坎頭，要走很長的石頭階梯才能登上廣場，嘻，幾十年啦。」火鉗回憶起來，有些興奮：「該時興建時的聖化宮情形我還記得，將把三間小廟的神明請到共下，所以又拜媽祖又拜發師公、還拜關聖帝君。是呀，接下去三月二十三日又是媽祖生拜神宴客！哈哈，神明多生日就多，有鬧熱才有油香收入。再說，有眾多神明庇佑，莊頭也比較平安，哈哈！是麼？」⁵³

文中說到聖化宮興建後，將三間廟的神明請來恭奉，有媽祖、發師公和關聖帝君，雖然信徒常忙於神明生日事務，但越多神明保佑越心安，廟裡的香火也才越來越旺。⁵⁴〈雨後〉一文則是提及廣善堂的祭典活動：

鞭炮聲響了一個早上，煙硝氣味滲和著檀木香濃郁的芬芳，瀰漫在整

⁵¹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2》，冊 6，頁 110。

⁵²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頁 218。

⁵³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4》，冊 4，頁 424-425。

⁵⁴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頁 218-219。

個廣善堂前的廣場上。七月鬼門開，但過了中元節，據傳是關起鬼門的時候了，每年七月底，廣善堂都要打醮祈福，大拜拜一番，普渡陰間眾苦難的靈魂昇天轉世。⁵⁵

客家人農曆七月的普渡，不像閩南人拜一整個月，通常是七月初一、中元節與月底。在七月底，廣善堂會舉辦打醮祈福活動，是當地的大事，全鎮居民有空都會來廣善堂上香，整個祈福活動需要靠信眾的幫忙，才能熱鬧進行。⁵⁶《美濃鎮誌》記載，美濃不僅寺廟數目多，祭祀的神明還融合儒釋道，在文化上展現多神信仰的宗教特色，然而鍾鐵民真正將神明寫進作品裡的並不多，絕大部分都是以廟中的慶典祭儀為主，但無形中也呈現了各個廟宇的祭祀活動，具記錄之功。

總地來說，在自然地景部分，鍾鐵民記錄或創造了具神奇色彩的相關傳說，皆與美濃的開發歷史有關；人文建築部分，東門樓的興建緣由、美濃溪畔的洗衣風光、黃進士第的傳奇事蹟，也都扣緊美濃的人文意涵；祭祀空間部分，鍾鐵民有時將廟宇寫作小說場景，有時則是特別記錄廟中的祭典儀式，對保存美濃的祭祀文化實具重要的貢獻。

相關地景如下：

〈圖 13〉 照片：人字石山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月光山東南側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7.27)
〈圖 14〉 照片：東門樓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⁵⁵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2》，冊2，頁89。

⁵⁶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頁221。

〈圖 15〉 照片：東門樓畔的美濃溪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永安路附近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6〉 照片：黃驤雲進士第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興隆里廣興街 360 號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7〉 照片：開基伯公(又稱開庄伯公) 地點：美濃區福美路 496 巷 6 號旁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8〉 照片：三山國王廟(國王宮)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興隆里廣興街 148 號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19〉 照片：聖化宮 地點：高雄市廣林里廣福街 153 號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圖 20〉

照片：廣善堂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福美路 281 號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0)

肆、作為記錄農村變遷的場域

一、轉型的稻作景觀

農業自 70 年代後開始式微，導致農村人口大量外移，在農產品價值持續低落的情況下，農民逐漸捨棄傳統稻作，改種其他經濟作物，並積極發展副業如養豬、養雞、養鴿等，然而這些副業同時也充滿投機風險，常常有血本無歸的情況出現。到了 80 年代，這種情形更為嚴重，此時的美濃處於開庄以來的低潮期，因此農村的困境便成為作家關懷的主題。

鍾鐵民因長年生活在農村，深知土地是農業生產最重要的部分，所謂「有土斯有財」，對農民來說，土地不僅是他們生存的保證和依據，農耕生產就是他們生命的意義；然而經歷土地改革、工商崛起的衝擊，土地和農民之間的依存關係發生極大的改變，在面臨農產品價格低落、農作物生產不敷成本、土地生產價值降低的情況下，農民不得不對殘酷的現實作出應對與調適，而鍾鐵民也為這些農村稻作地景的變遷留下人性衝突與反思的文字。美濃最早的地景，是以稻田(如圖 21)為主，在鍾鐵民的心目中，那是令人懷念且愉悅的光景：

以前，雨季時大冬禾剛蒔落土，將近百甲面積的土地，地勢上雖然有高有低，但是農友們用田塍把整個峽谷隔成一塊一塊棋盤般的水田，每一畝土地上都儲滿了田水，整片大地水光潑潑，兩邊綠色的山林和遙遠處深藍的南太武山，全部倒映在稻田裡，怎麼看都令人心曠神怡。⁵⁷

美濃因氣候、水文的優勢，發展出豐富的米食文化，因此早期處處可見田疇平展的景致，老一輩常以「養兒子莫算飯食錢」的情感來看待種田一事，將種田視同養育子女，是天經地義之事，無從計算得失，但下一代的年輕人卻不這麼認為，如小說〈田園之夏〉所言：

一季又一季辛苦栽培，滿倉滿庫的穀子最後只有賤價出售。固然如母親所說：「養兒子莫算飯食錢」，但他工作起來未免意興索然。父母種

⁵⁷鍾鐵民：〈淚滴禾下土〉，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86。

地把它看作是一種義務和責任，同時帶著濃濃的感情。他種地可是一種時間勞力和資金的投資，純粹為了求利。沒有利潤的事有什麼好做的呢？⁵⁸

年輕人認為種田本身是為了求利，沒有利潤寧可改種其他經濟效益高的作物，也不想繼續在稻作上浪費時間，所以水稻式微變成必然的趨勢；且要傳承水稻種作，也必須在耕作型態上轉型，農業機械化與有機種作是農村求生存的方式，前者可解決人力問題，後者則以健康安全為訴求，建立精緻化農業。⁵⁹

《美濃鎮誌》載：1960 年以後，工業逐漸發展，農村人力漸被工廠吸收而導致人口大量外移都市，因此民國 60 年前後政府大力推行農業機械化，初期以整地機械化開始，鐵牛(小型耕耘機)取代了水牛，之後插秧機自日本引進並在臺灣大力推廣。⁶⁰不過並非所有農民一開始都能接受這種進步化的耕耘方式，如鍾鐵民的小說〈夜雨〉即描述到農民排斥機械化的一面：

從昨天下午起他就一直生著悶氣，他是很少跟兒子生這麼大的氣的，誰不知道阿財伯脾氣好？可是阿富太胡鬧了；要把這個家變得像什麼呢？現代化也要有個樣子呀！……犁田的牛也不要了，竟想用起鐵牛來，怎能教人不生氣呢？你想，田裏聽不見趕牛聲，只有那碰碰的機器響著，那簡直教人想起來就不舒服。要是家家戶戶都不用牛，那麼田裏除了碰碰聲再也聽不見什麼了，這還成什麼世界嘛！種種的改變令他感到害怕，他覺得自己將被他所熟悉的世界排出，而另一種生活的方式對他太陌生了。他不喜歡改變，也不允許改變。為什麼一定要變呢？⁶¹

文中的父親對兒子追求農業機械化感到不滿，因為傳統農民以牛耕作的觀念根深蒂固，以耕牛換成鐵牛雖然是儉省勞力勢在必行的方法，但農民憂懼的反而是一種原有生活記憶的喪失；只是隨著鐵牛功能的多元化，「耕田、抽水、鋸木，最重要是拖車」⁶²，再保守的農家也不得不接受這種改變，不然只有被市場淘汰一途；隨後大型曳引機引入了整地作業，插秧機及收穫機等之引進，更大大提高了水稻經營之效率。⁶³這種農耕轉型的變化，都是鍾鐵民在作品中

⁵⁸鍾鐵民：〈田園之夏〉，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2》，冊 2，頁 514。

⁵⁹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頁 115。

⁶⁰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上冊，頁 634。

⁶¹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4》，冊 4，頁 67。

⁶²鍾鐵民：〈雨後〉，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2》，冊 2，頁 211。

⁶³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上冊，頁 627。

常常反映的現象。雖說農業機械化改善了耕作的效率，但穀賤傷農的情形還是迫使許多年輕人最後放棄土地，轉往外地謀生發展，至於那些不能適應城市生活，固執回到土地生活的人，除了要面對一個人守著大夥房的日子，該思考的就是如何讓自己過得更好，⁶⁴所以依賴土地一輩子的老農民也常掙扎於賣田與否的抉擇，如何走出農業危機的困境，一直是鍾鐵民在作品中反思的議題。水稻是美濃傳統作物，即使鍾鐵民注意到目前雙溪峽谷平原上種植水稻的範圍最多只佔十分之一，其他田地已轉作更省人力和收益更多的作物，但透過描述這樣的地景變化，正好成為農業轉型前後的最佳記錄。

二、沒落的菸葉建築

菸葉是美濃特殊的經濟作物，也是重要的收入來源，更是美濃人的家鄉符碼、共同記憶。1936 年菸草由屏東地區引入美濃種植，當時街長林恩貴深感美濃的氣候、土壤及民情適合菸草種植並深具長遠發展潛力，遂於 1939 年籌募款項，購買土地成立美濃菸葉輔導區。⁶⁵由於菸草的經濟利潤高，加上菸酒公賣局鼓勵種植，所以菸葉的種植住戶和面積逐年增加，鼎盛時期甚至高居全臺之冠。雖然種菸相當辛苦，被美濃人戲稱「冤業」，但當時一年一穫的產量幾乎就可養活全家人一整年，甚至還因此培育出許多碩、博士，所以多數人始終無法放棄這份事業。但臺灣因於 2002 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開始進口菸葉，以至於衝擊到本土菸葉，利潤漸不如以往，加上反菸意識日益高漲，下一代的年輕人又無法返鄉接棒的情況下，這項產業也就逐年沒落了；2017 年，臺灣菸酒公司收購完最後一批菸葉後，這項產業即正式走入歷史，長達將近八十年的菸葉、菸田、菸樓時光，也陪伴許多美濃作家度過人生歲月，因此在他們的筆下所加入的菸葉元素，也見證了菸作興衰的一頁。

鍾鐵民有相當多的作品都有提到菸葉，從菸苗的培育與移植，到培土、施肥、施藥、採收、串菸、掛菸、烘乾等種種繁複的過程，皆被載錄其中，每到菸葉興盛時期，種菸戶都是全家總動員，不敢稍有懈怠：

稻子割完，立刻就是菸秧下土的時候，這才是全年最重要的耕作，大部分人家全年開支就看在這一期菸葉的耕作上，地方上的繁榮全仗它。……兒子結婚的聘金，女兒的嫁妝，孩子們的學費，從菸秧入土

⁶⁴李梁淑：〈鍾鐵民作品的時代意義與價值〉，收入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8，鍾鐵民》，頁 227。

⁶⁵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上冊，頁 636。

後，每家人都把希望寄託在幾個月後的收成上，誰也不敢輕心。⁶⁶

順妹把菸葉叫做冤業，可不是沒道理的，從做苗床到種菸，那樣不是把人當作牛使？就說移植後的照管吧！白紗帳子白天掛起晚上收下，或半夜三更下幾滴雨，慌慌張張又要鑽進苗床撐起來，怕蚯蚓把苗根鑽鬆，又怕土狗仔將菸葉咬破，日夜不住要巡視，到葉子有巴掌大了才可以種植。菸畦一行行用尺量，用線牽，澆水，把腰彎到站不直。然後呢，中耕培土，施肥，捉蟲噴藥，沒有一天不往菸行裏鑽。菸兒長到齊胸高了，開始三五天一次地斷芯拗芽，這才是最惱人的工作。就算菸葉燻乾了！也還得壓製、揀選、分等、包裝，全家老少都沒閒著。人手少的家庭，真夠瞧的了。過度的工作，菸葉的辛辣，癆病鬼多了，沾上葉子上露水的倒了，因噴農藥自身中毒的也不少，誰說不是冤業呢！⁶⁷

菸草是二季稻作之後、秋冬之際種植的作物，故農人幾乎全年無休，相當辛苦；還好農忙時節田莊鄰舍都會自組工作班子，大家輪流換工(或稱交工)幫忙，體現客家人不分彼此、平等互助的精神，同時亦可體察出菸葉收成價值之於全家生計的重要。然而花費極大心力完成的菸葉，卻常得不到等值的回饋，每每碰到繳菸階段就會聽到菸農們的抱怨：

「可不是？我認為天下最不公平的，莫過於繳菸了。自己老命拚出來的東西，隨別人去分等分價，還不得異議，天下那有這等的生意？」頭家說：「我們那組裏我繳得最差，無形無跡就虧上萬元啊！」「去年，論色澤、葉子，我們並不比他家差，等級卻最壞，繳菸葉那天，我真恨不得找人算帳。他媽的把人當瞎子，他的口比佛祖的法言還靈，一等二等三等隨他高興。六七包上等的貨色，我從十包中精選出來的，他輕輕鬆鬆就統統喊二。要不是頭家拉的緊，當場就有他看的。不過，我怕也要去吃幾年飯團去了。」⁶⁸

這是因為菸葉的收購作業，是由菸廠視當年菸葉產量，組成若干買菸組，分赴各買菸廠執行菸葉收購任務。但因菸葉等級的鑑定工作，完全依賴技術人員的肉眼裁決，無論是公賣局或菸農，雙方都缺乏客觀標準，有些鑑定人員專業不足或受人情壓力，會誤判菸葉等級，等級之間的價格差異很大，常使

⁶⁶鍾鐵民：〈雨後〉，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2》，冊2，頁137。

⁶⁷鍾鐵民：〈菸田〉，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1》，冊1，頁408-409。

⁶⁸鍾鐵民：〈菸田〉，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1》，冊1，頁409-410。

菸農遭受損失，因此有「種菸容易，賣菸難」的感嘆。⁶⁹菸葉讓菸農又愛又恨，愛其收入好，恨其種植辛苦或菸價不公，每年發誓不再種菸，但只要想到它的收益是其他農作物達不到的，也只能繼續咬牙苦撐下去。因此當年在美濃只要有菸樓(如圖 22)就是財富的代表，幾乎每姓每戶旁總有一兩棟，靜立在鄉間的菸樓群，在每年十二月左右吐著縷縷的輕煙，充滿寧靜祥和的景象，對每一位美濃遊子而言，都是記憶中不可磨滅的回憶。

如今菸草已面臨結束之命運，當年滿片綠色菸田的美景和一棟棟紅磚黑牆、菸香輕飄的菸樓群，已成為逝去的回憶畫面，即便在許多客家建築中仍會複製菸葉和菸樓的樣貌，卻反而得不到年輕一輩的認同，如鍾鐵民所說：

煙菸的菸樓有許多已經破落倒塌了。當年因為有菸葉收入而能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輕一代，開始感覺靠種植毒害人們身體的菸草謀求生活絕不光彩。且反省家鄉早年煙烤菸葉，每一季每一棟菸樓都要燒掉兩大卡車的木材，破壞大自然森林水源，有違道德。有些人對家鄉的種菸歷史感到羞愧，不願再凸顯家鄉數十年來所形成的菸葉文化特色，連美濃客家文物館採用菸樓型式的建築都大加撻伐。⁷⁰

其實，沒有菸葉，也無法成就今日的美濃；也因為菸葉，才使美濃人對自身有深刻的認同，所以鍾鐵民藉由作品傳達出無論對菸葉的記憶好壞與否，都應該好好珍惜、保存，如同他用文字記錄這項產業地景的興衰過程，留予後代讀者知曉。

三、廢棄的養豬設備

養豬業是美濃早期最盛行的副業，在有限的農業生產外，可靠養豬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亦可換取較多的金錢供給孩子讀書、婚嫁。⁷¹養豬如同儲蓄一般，只要勤奮點就可享有一筆收入，所以傳統農家沒有不養豬的，因此有「貧窮莫斷豬」的說法。早期飼養毛豬的工作主要是婦女在承擔，利用餵米水、剩飯剩菜、甘藷、樹藷、米糠作為飼料餵食，在物資缺乏的農業社會，確實達到了物盡其用及資源再生產的功效。⁷²1970年代後，美濃養豬開始專業化、企業化，使得過去以家戶為單位的生產方式，轉變為大規模的經營管理。

⁶⁹黃森松：《寂靜的小鎮》(高雄：德馨室，1977年)，頁123。

⁷⁰鍾鐵民：〈冤業〉，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1》，冊5，頁344-345。

⁷¹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上冊，頁727。

⁷²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上冊，頁728。

⁷³其中，飼養方式的變遷、新式豬舍的林立，都反映養豬業企業化經營的一面。然而，1979 年國內豬價節節下跌，產銷嚴重失衡，養豬事業大受打擊，養豬戶心有餘悸之餘，認為養殖業太不穩定，加上養豬會嚴重汙染環境，在環保意識漸次抬頭的情況下，地方人士開始反對養豬，2000 年政府為改善高屏溪水質，提出「高屏河流域養豬戶(場)拆除補償計畫」，希望藉由補助農民拆除豬舍來減少農民禁養豬隻的損失，此政策讓美濃養豬業正式走入歷史，只剩下少數殘餘的豬舍還遺留在鄉間，訴說著過往的養豬歷史。

鍾鐵民同樣有許多篇章反映養豬戶的心聲，如：

有人說養豬是儲錢的竹筒，慢慢積，積少成多。把家裡剩飯殘羹，田裡豬菜蕃薯，變成一筆現金補貼家用。老古人說：「貧窮莫斷豬，富貴莫斷書」何五妹從來就相信這種說法，也一向採取這種態度，至於想靠養豬發財？在她看是完全不可能的事。⁷⁴

二十年前，農村普遍以家庭式養豬為副業時，家庭主婦不餵養幾頭肥豬，一定被視為懶惰。那時用剩菜殘羹和蕃薯藤，再摻一點米糠餵豬，沒有浪費。賣豬是農村唯一比較大筆的收入，許多母親就是這樣把子弟送去受教育的。⁷⁵

雖然養豬無法致富，卻是維持家庭經濟來源的一筆收入，而早期養豬又不需花費太多資本，才會有家家戶戶皆飼養豬隻的情景，但如前所述，在歷經外銷停滯、豬價慘跌後，有些農民就逐漸退出養豬行列，其中最值得一提的為〈約克夏的黃昏〉，它是篇以「約克夏」種豬為主角的小說，種豬的主人為「牽豬哥」者，專門飼養公豬，為豬配種賺取生計，但自從專業化、企業化的養豬方式興起，「牽豬哥」的方式便慢慢沒落、逐漸式微。加上美濃居民開始講究生活品質後，自然對這樣的產業汙染提出了質疑：

不知不覺中經濟型態改變了，大養豬場早成了農村企業，養豬養雞不再是家庭副業；而果賤傷農，農友對小規模的種植早失去了志願。事實上生活脫離早期只求溫飽的時代，即使是農村也開始講究生活品質，人們開始關心空氣、飲水、畜牧汙染的問題，抗拒破壞環境的建設，也不再忍受養豬場的臭氣。⁷⁶

⁷³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上冊，頁 728-729。

⁷⁴鍾鐵民：〈雨後〉，收入《鍾鐵民全集·小說卷 2》，冊 2，頁 106。

⁷⁵鍾鐵民：〈蒔花植草〉，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186。

⁷⁶鍾鐵民：〈蒔花植草〉，收入《鍾鐵民全集·散文卷 1》，冊 5，頁 186。

農村經濟形態的改變，使得一般養豬戶無法與大養豬場競爭，且在美濃居民的環保抗爭下，養豬戶只好放棄這項家庭副業，養豬的日子也終於成為回憶，偶爾行經美濃的山間小路，仍可得見荒廢未拆除的豬舍(如圖 23)，透過鍾鐵民如實的觀察與書寫，讀者應該更能對這樣的地景有所感觸。

鍾鐵民將自身對農業、菸業、養豬業逐年變遷的感懷，融入作品中，為的是呈現最基層的百姓心聲，透過人物的對話，彰顯老中青三代的觀念衝擊，同時也藉由產業地景的刻劃，給予讀者一種世代交替、滄海桑田之感，地景或許終有消逝的一天，但文字和照片卻能夠抓住瞬間，替美濃收藏過往的時光。

相關地景如下：

〈圖 21〉 照片：現今稻作一隅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理和小徑所經過的大埤頭處 類型：自然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圖 22〉 照片：沒落的菸樓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善化堂西南方向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6.7.27)
〈圖 23〉 照片：廢棄的豬舍 地點：高雄市美濃區理和小徑上 類型：人文地景	 照片來源：研究者拍攝(2017.4.11)

伍、結語

美濃是鍾鐵民成長以至終老之地，與美濃相處的時光越久，越對地方上的人事物充滿關懷眷戀，故而筆下的風物包羅萬象；但鍾鐵民不單只是白描地景，而是將地景與自身的經驗連結在一起：童年成長的家屋，是與父母手足生活的回憶，雖然當年的老屋已因破舊腐朽而拆除，其原址就在鍾鐵民一家人現居的房子和庭院上，但藉由作家筆下的描述，仍可還原老屋的過往時光；家屋周遭的地景如笠山、朝元寺、水底坪溪和雙溪熱帶母樹林，乃至較遠的美濃湖、廣興竹頭庄外婆家都是他兒時嬉戲的場所，這些景物自然與早年有所不同，但至少還留有基本的樣貌供讀者追憶；鍾理和紀念館的成立，則是一處鍾鐵民期望發揚、紀念父親文學精神的空間，如今已是美濃著名的觀光景點之一。至於散佈於美濃各處的自然地景、人文建築和祭祀空間，也常出現在鍾鐵民的小說、散文裡，有的是專文敘述，有的是當作故事場景，這些深具美濃意象的地景，都是他側記歷史文化的載體；而村中隨時代變遷的產業景觀如轉型的稻作景觀、沒落的菸業建築和廢棄的養豬設備，皆可視為鍾鐵民因關心農民而記錄的場域描寫。

正如范銘如在〈當代台灣小說的「南部」書寫〉一文所說，目前台灣書寫南部的小說，歷史性的強調是最重要的特性，把地方與個人聯結，透過人物的成長蛻變或尋根懷舊，側寫鄉土景誌的變遷，讓地方史與個體生命史交織，彰顯兩者相互銘刻的印記。⁷⁷換言之，人離不開地方，地方亦缺少不了人，所以鍾鐵民個人的生命史也等同是美濃 50 年代迄今的地方史。余昭玟也強調：「鍾鐵民的農村書寫讓我們重新看清這個台灣南方版圖中的重要場域，作品中庶民生活所展現的空間語境與歷史記憶，形成互文網絡，令場景更細膩而精確。」⁷⁸筆者認為，鍾鐵民的地景書寫不僅僅是加深其父所奠基下來的美濃印象，同時也透露出自身觀看地方的角度，是涵蓋環保、歷史、宗教、經濟、政治等多元面相，充分反映他對故鄉的歸屬感和期許心態，此亦是他的創作最為可貴之處。此外，為求避免作家的文學地景只能停留在想像的層次，筆者便試圖將鍾鐵民作品中所描述的場景經由照片呈現，讓尚未去過美濃的讀者能有所參照。此外，為求避免作家的文學地景只能持續停留在想像的層

⁷⁷范銘如：〈當代台灣小說的「南部」書寫〉，《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2008 年），頁 224。

⁷⁸余昭玟：〈美濃農村的庶民記憶－談鍾鐵民的故鄉書寫〉，《台灣文學館通訊》第 45 期，頁 36。

次，筆者便試圖將鍾鐵民作品中所描述的場景經由畫面呈現，並確切標出其經緯度與所在地，讓尚未去過美濃的讀者能有所參照。筆者的資料統整步驟如下：1.探訪鍾鐵民作品中的昔日場景；2.利用智慧型手機的 GPS 定位系統拍攝並定位；3.將照片轉檔並轉入 Google Earth 平台，以標註出景點座標位置並分析。然而，部分地景因季節不符或已消失不見或田調當日並未尋得之故，只好轉引他人圖檔，是為不足之處。整理資料後發現，鍾鐵民雖然和鍾理和的文學地景範圍大致相同，主要圍繞在美濃街區、廣興和廣林地區(如下圖一至圖三所示)，除了居住在廣林的笠山下之外，因曾在美濃街區工作過，而廣興又是外婆家所在地，所以這兩個地區即成為廣林之外最常出現的場景，從 Google Earth 的地圖中，確可尋繹出鍾鐵民所刻寫的活動範圍(圖中黃色圖釘處為鍾鐵民的文學地景)，始終以美濃地區為主。而 GPS 定位系統和 Google Earth 平台的運用，除了可重現文學場景的現貌，感受時空流轉下的歷史變化，亦可標出作家往昔活動的範圍和確切地點，畢竟這些空間結合了作家和生活現場的感悟，標記的是作家及其作品誕生之地，⁷⁹如此對日後想尋繹鍾鐵民腳步的讀者，不啻為一種可參照的途徑。

廣林區、廣興區和美濃街區的 Google Earth 景點座標位置如下：



圖一：Google Earth 景點座標位置(廣林區)

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⁷⁹向陽：〈走尋台灣新文學地圖〉，收入丁明蘭等作：《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學現場踏查記》(臺南：台灣文學館，2010年)，頁6。



圖二：Google Earth 景點座標位置(廣興區)，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圖三：Google Earth 景點座標位置(美濃市區)，資料來源：本研究繪製
參考文獻

一、近人編輯、專著

丁明蘭等作，《我在我不在的地方：文學現場踏查記》，臺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0 年。

六堆客家鄉土誌編輯委員會主編，《六堆客家社會文化發展與變遷》，屏東：六堆文教基金會，2001 年。

台灣客家公共事務協會主編，《新个客家人》，臺北：臺原出版社，1998 年。

洪馨蘭，《菸草美濃：美濃地區客家文化與菸作經濟》，臺北：唐山出版社，1999 年。

美濃鎮誌編纂委員會編修，《美濃鎮誌》，高雄：美濃鎮公所，1996 年。

范銘如，《文學地理：台灣小說的空間閱讀》，臺北：麥田出版，2008 年。

孫鈴，《海與風的對話－作家訪談錄》(2)，高雄：高雄廣播電臺，2003 年。

徐君鶴，《美濃小鎮原味之旅》，臺北：上旗文化，2006 年。

張二文，《土地之歌：美濃土地伯公的故事》，臺南：翰林出版社，2004 年。

黃婉玲、李孟哲撰稿，《筆耕笠山晴雨：鍾理和紀念館》，臺北：文建會，2007 年。

黃森松，《寂靜的小鎮》，高雄：德馨室，1977 年。

趙莒玲撰；臘梅攝影，《美濃--鍾理和原鄉風景》，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01 年。

劉還月，《台灣客家風土誌》，臺北：常民文化，1999 年。

鄭安晞、劉孝伸、陳威潭，《瀾濃山下的時光》，高雄：內政部營建署壽山國家自然公園籌備處，2016 年。

蕭盛和，《右堆美濃的形成與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年。

應鳳凰編選，《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88，鍾鐵民》，臺南：臺灣文學館，2016 年。

鍾理和文教基金編輯委員會總編輯，《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步道解說手冊》，高雄：鍾理和文教基金會，2000 年。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二)文壇郊遊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8 年。

鍾鐵民著；鍾怡彥主編，《鍾鐵民全集》，高雄：高市文化局；臺南：臺灣文學館；高雄：高市客委會，2013 年。

鍾鐵民總編輯，《採訪鍾理和：紀念館暨文學地景》，高雄：春暉，2010 年。

二、期刊、碩博論文

余昭玟：〈美濃農村的庶民記憶--談鍾鐵民的故鄉書寫〉，《台灣文學館通訊》第 45 期(2014 年 12 月)。

吳懷晨：〈通識化國文課程的教學理念與實施--以「國文：花東文學地景」為例〉，《臺東大學人文學報》第 1 卷第 2 期(2011 年 12 月)。

李梁淑：〈鍾鐵民作品的時代意義與價值〉，《人文資源研究學報》第 1 卷第 1 期(2007 年 6 月)。

柳寶珥：《鍾鐵民及其小說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學碩士論文，2005 年。

陳文芬：〈文學原鄉--鍾鐵民在美濃〉，《印刻文學生活誌》第 4 期(2003 年 12 月)。

彭瑞金：〈文學之怒〉，《臺灣日報》27 版(1998 年 9 月 13 日)。

彭瑞金：〈鍾鐵民作品討論會〉，《文學界》第 6 期(1983 年 4 月)。

蔡明原：〈文類想像與地誌的塑造--鍾鐵民與兒童文學〉，《竹蜻蜓·兒少文學與文化》第 1 期(2014 年)。

鍾秀梅：〈鍾鐵民小說中的家庭農場的轉變-以 1960 年代為例〉，《臺灣文學館通訊》第 45 期(2014 年 12 月)。

鍾怡彥：〈鍾鐵民文學的農村圖像〉，《臺灣文學館通訊》第 45 期(2014 年 12 月)。

鍾怡彥：《美濃作家的在地書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4 年。